

记者探访沪上部分海鲜批发市场及餐馆

商贩坦言：虹鳟一般售向小饭店

微调查中八成多受访者认为将淡水养殖虹鳟归入三文鱼“指鹿为马，误导消费者”，实际生活中怎么样呢？昨天，记者进一步调查时，批发市场里的商贩坦言虹鳟鱼肉一般售向小饭店和自助餐店；而在实体餐馆，面对疑似将淡水养殖虹鳟鱼肉当作三文鱼肉销售的质疑，餐馆方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除了支支吾吾外，就是一口咬定：我卖的就是三文鱼！

批发市场 | 店招不提虹鳟鱼

昨日，上海市消保委微信公众号进行的问卷调查中，83%的受访者认为将淡水养殖的虹鳟鱼归入三文鱼类是“指鹿为马，误导消费者”，74%的受访者认为将虹鳟鱼列入三文鱼之后，“企业会借此误导消费者”。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查阅该问卷调查发现，相应百分比数据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微调查反映如此，市场实际情况又如何？昨天，记者前往江阳水产批发市场以及多个消费终端的餐馆进行了调查。

14:30 新民晚报融媒体直播

沪消保委讨论“三文鱼”定义之争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随着一则《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的发布，有关虹鳟鱼、三文鱼的话题引发广泛讨论，上海市消保委今天14时30分举行公开讨论会，新民晚报融媒体将进行视频直播。上海市人大代表、消保委委员、消费者代表、专家、行业代表性企业以及团体标准的起草方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等方面都将参加讨论。扫描二维码可看现场视频和图文直播或直播回放。



在江阳水产批发市场，多个标称售卖三文鱼的店面，除了一个店招标称“进口三文鱼”的店家明确表示只整条卖进口三文鱼外，其他店面里，都是既售淡水养殖的虹鳟鱼肉，也售进口三文鱼肉，但通过店招等形式对外宣传时，都不主动提“虹鳟鱼”三字，不约而同的都是：“三文鱼”。

相对具体一点的是用“国产三文鱼”与

“进口三文鱼”相提并论来指代虹鳟鱼的某“三文鱼专卖”店。店招下一块“三文鱼专卖”牌显示，其销售的鱼除了来自丹麦、挪威、澳大利亚的外，就是“龙羊峡”。店里工作人员也不明说虹鳟鱼，而是说“国产三文鱼”。此“龙羊峡”与参与《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制定的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产有限公司是否是同一个概念，不得而知。

“如果自己吃，最好买进口的三文鱼。”调查中，多个商贩都如此推荐。

这些商贩透露，买虹鳟鱼的一般是小饭店、自助餐店；买进口三文鱼的则大都是大饭店。虹鳟鱼的批发价约每斤25元，而进口三文鱼的批发价一般要每斤50元左右。

餐馆 | 我卖的就是三文鱼

餐馆里会用虹鳟鱼替代三文鱼吗？昨天，记者先后前往多个海鲜餐馆和自助海鲜餐厅了解情况。

在云南路一海鲜餐馆，菜单上的三文鱼表面橙黄，黄肉中的白色花纹也比较宽。服务人员称，这是正宗的进口三文鱼。然而，记者点单后，服务员端上来的鱼，肉色更深，肉中白色花纹也比较细。

面对是不是虹鳟鱼肉的质疑，服务员说法马上变了：“菜单图片仅供参考”。随后，在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我卖的就是三文鱼！ 本报记者 罗水元

现实版“药神”为病友代购被刑拘

记者采访当事人还原事件经过

30亿票房的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的日子里，一个与电影情节相似的故事正在发生：46岁男子翟一平因为给QQ群的病友“代购”德国抗癌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和E7080仑伐替尼胶囊，今年7月24日，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事拘留。

电影热度未退，多家媒体均以《现实版“药神”》为题报道了此事，引来各方热议。记者调查发现，与电影中贴钱帮病友买药的“程勇”不同，翟一平在整个购药链条中仅是获利的其中一环，他得到的分成，也远非“赚点小钱”那么简单。虽曾罹患肝癌，翟一平却从未吃过自己代购的药品。

翟一平是如何进入警方视野的？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获悉，去年他们接到一起制售假药案的线索，经侦查牵出三组既相互独立又松散联系的违法犯罪人员：一组专门从事异地药物回收倒卖；另一组犯罪嫌疑人自行加工药物；还有一组就是翟一平。

今年7月24日，公安部门对此案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包括翟一平。

在这起事件中，翟一平身患的癌症其实与案件无关，自始至终，他扮演的只是一个代购药品中间人的角色。资料显示，1998年，翟一平被查出患有乙肝；2012年体检显示肝硬化；2014年4月被查出肝部有恶性肿瘤，4月

缘起

25日即进行了手术，手术消除了翟一平的肿瘤，术后他只服用了一两年的中成药。

翟一平妻子提供给警方的病例上，也未显示他曾服用过任何抗癌药物。2015年10月医生建议3-6个月复查一次，到2017年8月医生建议改为“6个月复查一次”。翟一平上一次检查是今年的4月25日。如今他服用的药物有两种：稳定血压的硝苯地平控释片和治疗乙肝的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翟一平自述，他2012年就开始关注和认真学习肝癌方面的知识。“开始是因为自己恐惧，我这个人追求完美，对不懂的事一定要搞明白。”

卖药

但翟一平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他认为应该“看疗效”：“老米”用了是有效的；江苏无锡的小吕，参加了试验，也几乎没有肿瘤了。对于是否有病友反映过药物无效，翟一平表示“记不太清楚”。事实上，“老米”奇迹般消除8个肿瘤后不到一年，病情再度恶化，一年有大半年在医院里。翟一平被刑拘前，“老米”因病情恶化再次入院治疗。

据了解，此案中的两种药品PD-1和E7080在德国均为处方药，需要执业医师开具处方后再到药房买药，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目前PD-1已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但尚未上市，在国内同样被定位为处方药。但在一些病人家属看来，在病症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可治的情况下，“宁可信其有”。

翟一平“代购”的药物中，PD-1系针剂，

利润

米”拿不拿提成，都不清楚，5%这个数字，也只是“随意估算的”。

警方在翟一平手机里发现的一张药物收据照片显示，这次购买的PD-1价格为1300欧元，翟一平等卖出的价格是13500-15500元人民币，E7080的价格是2214欧元，他们的卖价是19500元人民币。

翟一平透露，“老米”会不定期地通过一

翟一平告诉记者，他很关注国际肝癌治疗最前沿的信息，但他不懂英文，学习的主要渠道是看书、网络和微信公众号。涉案的药物PD-1和E7080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他发现的。

这两种药物最先被翟一平推荐给同在一个QQ群里网名“老米”的广东郭姓病友。翟一平透露，2014年6月被发现罹患肝癌的“老米”历经肿瘤破裂、两次手术、复发和再切除，在北上广各大医院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已无法再进行手术。“他知道我是‘圈子’里知识比较丰富的，我们几乎天天交流。”翟一平说当时“老米”体内有“9个肿瘤”，但用药5个月后的2016年9月，这些肿瘤神奇地消失了，只有一个“活性不强”的肿瘤。

需要冷链运输。此前有媒体报道，翟一平分发的药物“全程冷链，还有冷链车”。但翟一平自己描述的药物分发过程是这样的：药被装在有温度计的保温箱里，从德国带到上海；“老米”事先将翟一平的照片发给“带货”的空姐，翟一平到宾馆取货，拿回的货物被翟一平放在自家的冰箱里保存；送货时他再将药物放进保温箱，逐一送到病友手中。

根据《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对此类药物的运输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上海市肿瘤医院相关人员也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的PD-1临床试验中，所有药物的保存、转移和使用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运输环境变化会对药物产生影响。

而在警方调查中发现，很多时候，药物的保存环境只是泡沫盒子加冰袋。网上所谓的“冷链车”也并不存在，翟一平每次送药都是乘坐同小区一蒋姓女子驾驶的一辆起亚轿车。

个非本人姓名的账户将“辛苦费”打进自己的实名账户，具体数字据翟一平回忆是“从2017年到现在大概一共40多万元”。但根据警方对相关人员的银行账户调查发现，一个账户每周两次规律地向翟一平的账户里汇款，从3万元到30万元不等，2017年6月至今累计汇款达166万元。如按照5%的“辛苦费”计算，意味着涉案金额将高达3000万元以上。事实上，目前警方已查证的涉案金额确已达千万级。 首席记者 潘高峰



管好你家“熊孩子”

日前在轨交八号线上，几个孩子在车厢里来回奔跑，还攀爬铁杆玩耍，而他们的父母却在专心玩着手机。孩子把扶手杆当作体育器械吊着玩耍，地铁一旦突然紧急刹车，孩子摔伤了咋办？家长暑假带孩子外出游玩，应当好监护人，切莫忘记安全。 种楠 摄影报道

